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第 14 节， 《士师记》中的以色列定居点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士师记》中的第 14 节，以色列人和解。

现在我们再次来看士师记，它是在约书亚记之后。

我们在 PowerPoint 幻灯片上看到了我最喜欢的一幅画作，它真正捕捉和概括了古代以色列。你在这里看到一群以色列人正在葡萄园里收割葡萄。这里有瞭望塔，他们会在那里小心地看守庄稼，尤其是在收获期间，他们的村庄。

当然，还有你在这里看到的梯田，还有山谷里的粮食。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农家田园风光以及地形地貌的样子。再次，我们将稍微解开它。

那是以色列人的四居室房屋，典型的住宅。所以，这在公元前八世纪是可能的，也许在以色列，也许在和平与繁荣时期的犹大，那时他们可以拥有没有围墙的村庄，并且，并且，享受专注于收获，而不是保护自己，或者，或者担心外国侵略者。现在，当你谈论以色列定居点时，这又是一个士师时期。

有几部重要的作品。这些是关于法官时期的近期和不太近期的作品。阿维·浮士德对法官时代的以色列有一种人类学的态度。

很棒的书。威廉·G·德弗（William G. Dever）写了一本书，《谁是早期以色列人？哪儿来的呢？》他再次遵循土著起源模式。Israel Finkelstein 的著作早在 1988 年就已出版，当时他仍在撰写优秀的材料。

此时他更多地主张和平移民。现在，我相信他和其他人一样是土著。最后，劳伦斯·斯塔格（Lawrence Stager）写了一篇关于以色列定居点的精彩章节《锻造身份》（Forging an Identity），我相信这是圣经世界中这一章的名称。

Stager 的待遇非常好，而且是一本值得购买的好书。现在，当我们谈论埃及，我们谈论法老梅内普塔，以及重要性时，这位相对较小的法老在圣经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他有一次远征，你可以说是对迦南的一次突袭，值得庆幸的是，他觉得有必要夸耀关于这次袭击，并制作这座纪念碑，石碑，其中他第一次提到了以色列的国家或人民。不仅如此，在卡纳克神庙的门户（卡纳克神庙的墙壁之一）上，他实际上用一系列浮雕描绘了他的所有石碑。

弗兰克·尤尔科（Frank Yurco）再次相信这些人，或者安森·雷尼（Anson Rainey），相信这里描绘的这些人物实际上是古代以色列人。再一次，Merneptah 石碑的文本，大约是公元前 1205 年，就在士师时代的开始，当以色列部落定居下来，建造村庄、房屋和社区时，他，那种检查所有的这些城市是他掠夺、摧毁和蹂躏的。然后他来到以色列，这又是一个人民的决定因素，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领土，而是一个人民。

以色列是荒凉的，但她的后裔却没有。再说一遍，这里是夸张的，而不是他毁掉了农作物或切断了它们的繁殖能力的事实。他在这里只是使用了夸张的说法。可能只是用他的战车碾压了一些以色列农民等等。

但他在这块石碑中证实了这一点。几乎是一个脚注的东西现在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即使是最挑剔的学者，以色列也必须承认以色列在公元前 1205 年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于迦南。现在，他们仍然这样说；他们称其为原始以色列，并使用各种体操来尽量减少这种情况。

但这是，这不是，这是，无能为力。从逻辑上讲，他们必须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事实。所以，这非常重要。

我们再次谈到，由于这个地名，梅尔内普塔实际上可能在圣地甚至耶路撒冷设有驻军。在约书亚记中，Nephtha 之水可能意味着 Merneptah。好吧，奈芙他的水域，这可能在约书亚记这份文件的创建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 Merneptah 可能是那个文本的一部分，即耶路撒冷以西的奈芙他的水域。

现在，我们之前谈到了陶器，但陶器又具有一些民族特征。这在后来的铁器时代的圣经历史中再次变得更加重要。但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多年来，领口罐

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为什么叫领口罐呢？嗯，它看起来有点像文员领，位于顶部，靠近边缘。

奥尔布赖特以他在特尔贝特米尔西姆挖掘的陶器命名了它。然而，这些被认为是以色列人带入迦南的明显以色列形式。自从奥尔布赖特使用这个名字以来，几十年来的进一步研究已经确定，其中许多都是在以色列遗址中发现的，但并非仅限于此。

有迦南遗址和其他非以色列遗址使用领口罐。这些有一些变体。这是高边，这是在丹发现的北方形式。

我们安德鲁斯大学的一名学生刚刚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正是这种形式，我们在约旦发现了很多这种形式。再说一遍，可以使用种族标识符，但不行，当你找到这些标识符时，你不能专门使用它来将某个站点标识为以色列人，但它们被以色列人广泛使用。再次指出，以色列陶器在某些方面与迦南陶器不同，但它非常非常基础、厚重、笨重、没有上漆、没有任何设计、没有以任何方式装饰。

它有一个目的，而且很实用，仅此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及以后，陶器、以色列陶器变得非常美丽、艺术和可爱。在这里，没有那么多。

这是漂亮的陶器，但它是一种非常基本的纯棕色包装纸，或者是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包装纸，但它发挥了作用。这些是以色列那个时期、以色列定居点早期的各种形式的炊具。好吧，我们在那幅以色列葡萄收获的画中看到了一幅四室房屋的图画或描绘。

这是另一位艺术家对四室房屋的演绎，这是典型的以色列住房形式。我们在约旦的工厂、约旦的艾恩伍德工厂都有这些产品。四居室房子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结构，前面有一个入口，后面有一个宽敞的房间。

那个宽敞的房间可以有隔板，使其成为多个房间，但这里只有一扇门。这里要么是一个房间，要么是多个房间，那就被认为是一个房间。然后它有三个房间，一、二、三，面向入口。

这些房间可能需要单独围墙，或者只需用柱子来划分其大小。这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四室房屋。现在，大多数以色列铁一号和铁二号遗址都有这种风格的房屋。

这有几个原因。通常，这些是烹饪或动物护理的区域。为了安全起见，动物将在夜间被带入屋内。

这可能是为了存储。冬天的屋顶，或者像这里这样的两层楼的房子，会被用来居住或睡觉，当然在夏天的晚上，那里很热。由于动物秩序之类的原因，你不想和动物一起睡觉。

所以，这又以这种方式发挥了作用。它还具有防御功能，因为你的后室可以充当炮台。在许多情况下，它确实充当炮台，因为它们会与其他房屋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在定居点、城镇或农庄周围形成围墙、炮台墙。

再说一次，你可以看到很多变化，这个有一些，一些蓄水池或坑，被挖掘出来，但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但基本上，四居室的房子是后面一间宽阔的房间和前面三间平行的房间。如此大的四居室房屋已在伊斯贝特遗址进行了部分修复萨塔。

这是圣经中的埃比尼泽。我访问了该网站，不幸的是，现在看起来并非如此。它的状况很糟糕。

希望他们已经重新修复了它。但这里有一个侧门，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柱子。所以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这已经部分有墙了。

然后是你后面宽敞的房间。这是一栋非常大的房子，可能是为村长或穆赫塔尔（Mukhtar）住的，不管你怎么称呼以色列人定居时居住在埃比尼泽的精英。埃比尼泽或伊斯贝特萨塔是一个值得游览的好地方。

现在周围都建起来了。但你站在伊斯贝特的所在地撒尔塔又向西看去。您还可以看到雅孔河源头拉萨艾因 (Rasa Ein) 周围水源充足的沿海平原。

那就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以及伊斯贝特周边地区萨塔山地势崎岖，多岩石。你会想到那些试图在这个非常困难、多岩石的山区勉强维持生计的以色列人。

他们可以俯瞰一英里外的地方。只要有美丽、水源充足的土地，非利士人控制的农田就可以了。你可以理解他们对富人和穷人的想法，他们一定在脑海中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希望，我希望我有这样的土地来耕种，而不是陷入困境。

好的，我们谈到了房屋后面宽敞的房间用作炮台墙。这是以色列定居点的外墙，是一个炮台。房屋再次与此相连。

这又是一次重建。我相信这要么是贝尔谢巴，贝尔谢巴的早期地层，要么是一根杆。当我们看中央丘陵地区的滑梯时，我们提到了梯田。

这是另一个梯田的其他例子。同样，其中一些仍在使用。这些至今仍在使用，可能是巴勒斯坦农民使用的。

其他的则在几个世纪以来年久失修。但这个想法还是水，水，降雨落在这个山坡上，渗透到梯田，浇灌所有这些房子。这是联排别墅的一个例子。

这是联排别墅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些有关以色列餐饮的更多信息。好的，现在我们转向士师记的历史性。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时间表。实际征服和定居的早期阶段。然后进入铁器时代 1 和 2。士师记中事件所涵盖的时期。

正如我们所知，士师周期，在旧约的所有入门课程中都有教授，有一个周期，一个神学周期，以色列再次处于和平状态，一切都很好，以色列犯了罪，然后上帝惩罚了以色列，以色列悔改并呼喊，上帝兴起了一位法官或有魅力的领袖，以色列就被拯救了。而且这个循环一直持续下去，并且变得越来越糟。从很多方面来说，士师记都是一本非常令人沮丧的书，因为最后爆发了内战。

他们是在互相争斗，而不是某种外部威胁。这是一张地图，显示了所有主要法官工作和领导的一般区域。好吧，让我们看看士师记作为历史来源。

《法官 1》被认为是某种分析性军事报告，它按地理顺序排列事件，并将较长的时间段划分为较短的时间段。这是对珍惜和平时期的军事行动的总结记录，与当代亚述国王提革拉·毗列色（亚述第一位国王）相似，这之间有一种有趣的联系。语言的相似性似乎与早期铁器时代时期非常吻合。

士师记 1 与其他记录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反征服的记述，而不是对失败的抱怨。这不是政治宣传。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相当可耻的。

所以，这不是什么自吹自擂的说法。这非常非常发人深省。这在古代近东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有的记载，历史的记载，总是好的，而不是评判性的。好的，我们再次了解士师记前几章的一些要点。以色列人求问主。

同样，他们的邻居在军事交战之前会咨询他们的神灵。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这里提到了迦南人。《士师记》中提到阿拉德和荷马是内盖夫沙漠中的两个地点。

当然，还有未被征服的土地。在《约书亚记》中，似乎有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但在士师记中，它指出很多土地没有被征服。

迦南人强大的沿海平原和山谷仍然留在迦南人手中。然后是土地继承，希伯来语为“Nahalot”。这也是上帝赐予部落、家庭或氏族的土地。

我们在后来的记载、后来的圣经记载中再次看到这些反映。尼撒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考验，是对神忠诚和忠诚的考验。所以，这些都是士师记中的神学要点。

士师记 1:1-20 中有一个有趣的记载。犹大南部被征服，后来成为犹大部落领土。这是对迦南城市德比尔 (Debir) 或基列西弗 (Kiriathsepher) 的征服和占领，这座城市是书或卷轴的村庄。

这又是希伯伦以南的一个山区。迦勒就像约书亚和迦勒一样，十二个探子之一，将他的女儿阿克萨献给了征服底比尔的人。第一位士师俄陀聂占领了这座城市，并获得了那块土地和女儿。

底比尔后来成为利未城市并继续发展。现在，黛比尔在哪里？首先，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在希伯伦以西的山区西部挖掘了一个遗址，称为 Tel beit-Mirsim。我们在之前的幻灯片中看到了一些照片。

他一生都非常激烈地争论，Tel beit-Mirsim就是圣经中的德比尔。他似乎相信这一点，因为职业历史与圣经的历史、圣经文本中的德比尔相符。现在，学者们对奥尔布赖特提出质疑，因为特尔拜特米尔西姆距离西方太远了。

它在谢非拉，东谢非拉，而不是在山区。士师记中的圣经文本明确指出，在犹大山区。因此，德国学者库尔特·戈林在希伯伦以南发现了一个名为基尔贝特·拉布德(Khirbet Rabud) 的遗址。

他调查了该地点并提出 Khirbet Rabud更像是 Debir，而不是 Tel beit-Mirsim。我们必须明白奥尔布赖特拥有巨大的声望，不同意奥尔布赖特的观点就是把你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可以这么说，在学术上，因为他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巨人人物。但像奥尔布赖特这样的巨头，尽管他们很优秀，也可能是错误的。

奥尔布赖特在这一点上错了。现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和考古学家Moshe Kochavi挖掘了Khirbet Rabud，发现了两处泉水，即《士师记》中提到的泉水，并确定了与德比尔相匹配的职业历史。于是 Khirbet Rabud就变成了，当时大多数学者都接受它为 Debir，而不是 Tel beit-Mirsim。

但奥尔布赖特在去世前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说，我仍然相信特尔贝特米尔西姆是基尔贝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比尔。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科查维和他之前的库尔特·戈林是正确的。所以，考古界的权威人士，要小心了。

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也可能会犯错。甚至奥尔布赖特也犯过错误。现在，下一位法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名叫埃笏，是便雅悯人，上帝兴起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摩押人的手。

顺便说一句，在以色列历史的这一点上，这是很好的，晚期青铜器，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伊矶伦是一位非常非常肥胖的摩押国王。他在耶利哥开设了商店，不一定是在泰尔，而是靠近泉水附近的耶利哥遗址，并在那里有一座宫殿。

他还欺压以色列人。因此，埃胡德被上帝任命来拯救以色列人。因此，他能够越过守卫，亲自会见埃格隆。

因为他是左撇子，所以剑在右边。他和埃格隆单独在一起。他用剑刺伤了埃格隆。

埃格隆太胖了，以至于他无法把剑拔出来。埃格隆皮肤上的脂肪褶皱阻止了这一点。以笏逃脱并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摩押人。

摩押再次压迫以色列十八年。这是巴鲁阿石碑，在卡拉克高原北部的巴鲁阿遗址附近发现的，我想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发现的。它现在在约旦国家博物馆。

它可能可以追溯到埃格隆时代左右。但我们无法将 Eglon 与此连接起来。耶利哥没有被具体提及。

由于棕榈城，它可能是塔玛船。但大多数人认为那是耶利哥。我们根本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在耶利哥发现了一座宫殿，似乎是埃格伦的宫殿。《士师记》中对这座宫殿的描述似乎澄清了它是一座拜特哈拉尼宫殿。这又是土耳其泰尔塔伊纳特典型贝特哈拉尼宫殿的轮廓。

然后Eglon门上的门锁就在这里被重新创建了。现在，巴鲁克·哈尔珀林（Baruch Halperin）有一篇关于这一集的精彩文章，我认为是《圣经评论》杂志。这里的

希伯来语似乎表明了非常非常粗鲁、粗俗的想法，但埃胡德却逃离了国王的密室。

他没有出门，因为外面有国王的官员和仆人。他居然是从厕所逃出来的，从厕所里逃出来的，从厕所里爬下来的，就这样出了皇宫。因此，这是对埃格伦之死和埃胡德逃离宫殿的非常朴实的描述。

士师记第4章和第5章中的一些当时的图片或描绘了底波拉和巴拉的时代。这里又是他泊山和耶斯列谷。那里有美丽的照片。再说一遍，有很多历史。

我们还看到了之前希律王之春的图片，描绘了基甸担任士师期间对军队的选择。这里是摩利山，米甸人的营地就在这里的山谷里。基甸的军队会包围它，打破他们的罐子，然后在那天晚上将米甸人赶出那个山谷时发动攻击。

因此，这只是对士师时期的两个圣经事件提供了一种美丽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主要敌人，那就是海洋民族。海洋民族是来自爱琴海世界的五个独特民族，不一定来自同一个地方，而是来自爱琴海世界，他们在12世纪初入侵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

Medinet Habu的羽毛头饰。这又是艺术家对它们本来的样子的描绘。现在，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的太平间神庙，我相信，第二十王朝，对于海洋民族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来源，因为这座太平间神庙的墙壁上描绘的是拉美西斯三世和埃及军队和海洋民族再次通过船只和陆地入侵埃及。

埃及人能够控制并把海洋民族赶出埃及，但这一定是一件极其血腥的事情，因为它似乎真的打破了埃及权力的后盾。这场战斗之后，埃及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以下是一些艺术家对它的描述。

埃及士兵在海上民族乘船抵达时与他们作战。这一切都被描绘出来了，梅迪内哈布太平间神庙的墙壁上描绘了五个衣着独特、各具特色的民族。现在，《士师记》中有关非利士人的最著名的记载之一就是参孙的记载。

在第 13 章到第 16 章中，我们将讲述 1949 年 20 世纪 40 年代参孙的好莱坞故事，希望能让您微笑。海蒂·拉玛 (Hedy Lamarr) 和维克多·迈彻 (Victor Mature) 分别扮演参孙和黛利拉的主角。您注意到这里的语言不是英语。

其实是德文版。参孙和大利拉。我认为这是合适的，因为海蒂·拉玛是奥地利人。

但这又是好莱坞早期尝试根据圣经故事制作一部大片。我们之前谈到过位于 Tel Qasile 的非利士神庙，或非利士定居点 Tel Qasile，这是以色列现代早期发掘项目之一。我想在这里指出一些事情，这是考古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典型内容，那就是，迄今为止，确实还有另一座非利士神庙，据称是在泰尔埃萨菲 (Tel es-Safi) 发现的，该神庙的一部分非利士人的神庙。

我认为这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布。我可能是错的，但这是一座完全挖掘出来的非利士神庙，很小，因为这不是非利士首都之一，而是一个较小的非利士定居点，但仍然是一座非利士神庙。这座寺庙的主要特点是屋顶是由两根相隔一臂长的柱子支撑的，而它们就在这里。

如果你思考这一点并思考参孙的生活，你会立即意识到参孙推倒了加沙的圣殿，杀死了圣殿内的所有非利士人和他自己，这里也有同样类型的结构，只是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规模较小，在这个非利士小镇。我们不知道那个的名字。现代名称是 Tel El-Qasile，但有趣的是，在某个特定文明或特定民族中，寺庙建筑往往是相同的，因此加沙和其他主要非利士震中的寺庙可能有两个主要的柱子上屋顶。

那么，这是否再次证明参孙的故事是真实的呢？不，但它确实将参孙的故事置于他现实生活中的铁一背景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次，列出了士师记以及他们在士师记时代（铁一时期）活跃的领域。你可以看到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部落，然后是参与他们活动的法官的名字。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士师记》中的第 14 节，以色列人和解。